

兩岸四地藝術家組合配對 1+1 創作謀突破



■白小刺的作品《巨人》，隱喻了在中國城市化背景下，原本壯碩的社會能量在與體制的對抗中逐漸枯竭。



■在拍攝這組作品的同時，香港藝術家魂遊也反映了中港融合過程中的焦慮。



■魂遊（左）及陳志建（右）以針孔攝像分別拍下金紫荊廣場和中正廣場的全景。 李望賢 攝



■何明桂針對蘇約翰描述的路橋進行創作，鏡面是與路有相似作用的媒介，連接了這裡和那裡。 李望賢 攝

「1+1」模式，香港俗稱「Crossover」，在時尚界和設計界這種合作式創作十分流行。但兩岸四地藝術界的交流則多局限於將作品集於同一個展覽中，crossover更加少見。深圳何香凝美術館、香港藝術中心以及台北關渡美術館舉辦兩岸四地藝術交流計劃，讓四地14位參展藝術家和2組設計師共17位藝術家，進行兩人組合創作，將「交流」的過程與結果以藝術作品的形式呈現出來。

這也是首度兩岸四地藝術家共同創作作品，經過數月磨合，當中既有和諧順暢的例子，如內地的劉俐蘊與香港的黃卓軒合作默契，其作品《介·乎·之·間》不僅融入各自的創作特色，亦充分體現對交流的思考。交流難以為繼的狀況也時有發生，來自內地的趙趙與台灣的單凱悌選擇分開完成展示各自作品，香港和內地設計師組合的配對中，甚至有一方最終選擇退出。這種別樣的交流創作，既展示了不同地區藝術家的特質，也為兩岸四地藝術家的交流邁出了新一步。展覽將於19日起在香港藝術中心展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實習記者 王悅、熊麗芳

這次展覽作品集結成冊，僅一個「序」便反映四地不同的特點，台灣前言要用序以及館長的話加上館長簽名，香港習慣只用序，澳門的序後要放目錄。四地藝術家組合長達數月的交流，也成為觀察四地藝術家不同特點的窗口，讓人看到香港藝術家的貼近生活，台灣藝術家長於採用先鋒試驗技術抽象表達，內地藝術家傾向於宏大敘事，其中港澳藝術家的合作性更強，而大陸藝術家則更為個人化。

適應群體創意 港台藝術家易合作

港澳地區藝術家的合作性從配對的過程就迅速展現出來，策展人馮博一注意到，港澳藝術家之間很快達成了默契，尋找到「心儀」的異地合作夥伴，內地藝術家就顯得有些懈怠或不甚積極，甚至出現了白小刺和梁遠華兩個都是大陸藝術家的「近視」組合。

在來自香港的策展人梁展鋒看來，港澳藝術家較為習慣創意群體的產物，如電影的創作，哪怕最後一兩個人出名，但整件事依賴整個團隊完成。香港人在生活上，也經常和別人溝通配合，所以藝術家很快適應合作的過程。典型的例子就是來自台灣的何明桂和澳門的蘇約翰。兩者都是比較個人化創作的藝術家，何明桂擅長於運用無知的談話感呈現生活異象複雜媒材，而蘇約翰學的是建築，在各自都難以介入對方創作的情况下，兩人很快找到一種策略，通過對記憶的物象做出文字描述，然後讓對方根據這些描述進行自由創作。

此外，香港藝術家喜歡跨媒介創作，如此次參與的藝術家魂遊既做行為藝術，又做攝影；黃卓軒讀建築，又做動畫，其整體作品更加多元化，往往也更易接受新事物。

作品主題宏大 內地藝術家傾向個人英雄

在對黃卓軒和劉俐蘊這個組合的採訪中，不同於黃卓軒對香港社會的侃侃而談，內地藝術家劉俐蘊的關注點多在個人的體驗，作品中以輕飄飄的人偶象徵人在社會中的角色，這也是內地藝術家在四地中呈現出來的最大特點。

策展人馮博一指出，內地藝術家比較高調、自我與大陸文化環境有着直接的關係。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現代文化的主流一直是一種文化激進主義，主張「為人生而藝術」，雖然一度被官方異化為帶有政治權利的意識形態，但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前衛藝術仍以此為標榜，這使得內地藝術家往往帶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

梁展鋒則認為，內地的作品文化內容強，也傾向於宏大敘事，從大的文化內容上尋找啟發。如白小刺的作品《巨人》，雖講城市發展，但是會借用文化經典《小人國歷險記》，以巨人被綁代表龐大的社會力量的衰弱，隱喻了在中國城市化背景下，特別是近幾年以上地經濟潤澤而漁的經濟發展方式，原本壯碩的社會能量在與體制的對抗中逐漸枯竭。相比之下，港澳台藝術家的作品則顯得更為生活化，「從日常生活見到、體驗到的事情中尋找靈感，如魂遊和台灣藝術家陳志建用真空攝影機拍攝廣場，對象都是日常見到的事物，容易引起共鳴。」

1+1交流 效果是否>2?

對於「1+1」模式，人們直觀的想法就是結果是否>2?馮博一認為，不同地域，乃至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溝通，都具有三種基本形態，包括交流順暢、愉快，相互妥協地尷尬，企圖交流而又難以交流。台灣行為藝術家單凱悌，赴北京和搭檔趙趙交流一行，反而使得兩人關係破裂，分室展出，也僅是呈現合作產生的多種不同結果的樣態。但這種交流讓彼此直接進入對方的生活以及創作過程中，創作理念的拓展、社會網絡的擴大、對異地文化的了解，對兩岸四地藝術家的影響更為深遠。

黃卓軒在與劉俐蘊的合作中則重新審視了自己新近創作的作品。「原來都是直接地去表達直觀的社會事物，現在會思考如何抽離出來，更加留意它昇華的狀態。」最讓策展人們意外的是，通過香港搭檔許雅舒的介紹，台灣的姚仲涵成功跨出台灣在香港舉行了個人展覽。



■黃卓軒和劉俐蘊的作品《介·乎·之·間》，以瀟灑沉重的沙的人偶象徵文化和政治的沉重。 李望賢 攝

香港社會的身份焦慮

梁展鋒指出，97年前很多四地的交流都是在香港發生，因為交通方便。但是隨着台灣和大陸在交通、通商方面關係日益緊密，四地集中一起交流逐漸減少，香港的中心作用隨之弱化。隨着大陸藝術逐漸成為焦點，香港藝術界甚至流傳着一句話：「以前香港藝術是國際藝術的甜品或是春卷，現在香港藝術是中國當代藝術的甜品或是春卷。」反映藝術界對現狀的焦慮。

除了藝術方面，在採訪中，香港藝術家也不約而同表現出一種社會身份的身份焦慮感。如黃卓軒所說，香港的殖民地教育從小開始，香港人習慣了按部就班幫助外國人在中國賺錢。回歸後，香港是一個金融基地，但隨着內地經濟社會的發展，香港今後要扮演一個甚麼樣的角色？」

另一名香港藝術家魂遊則用一組廣場的針孔攝像作品反映了中港融合過程中的焦慮。「在象徵香港新生的金紫荊廣場，如今都是說普通話的遊客以及招徠生意的商人，每天都有人跑過來讓我幫忙拍照留念，但他們對香港真正了解多少？」

部分作品解讀

1. 介·乎·之·間

黃卓軒（香港）+ 劉俐蘊（內地）

「介乎」與「之間」不僅意味着地理的「間隔」，也是文化環境與個人境遇的「隔膜」；「懸空的人偶，由輕的外表，沉重的內在構成。」象徵着文化、政治的負累與沉重，而來自深圳、香港、台北三地的沙子在三地公共空間的巡迴，不間斷地細細流沙隱喻出歷史與現實的流光碎影。

2. 記憶的轉譯——我最喜歡單獨空間

何明桂（台灣）+ 蘇約翰（澳門）

何明桂和蘇約翰都是比較個人化創作的藝術家。他們選擇了一種彼此都能接受的交流策略，分別對五種記憶的物象做出文字描述，然後讓對方根據這些描述進行自由創作。例如蘇約翰描述了他早上醒過來突然看到蝴蝶在自己的枕頭上飛。何明桂就做了一個假的蝴蝶，並創造了一個動態的影相，重現當時他看到的景象。

既互不干預創作又達成互動，這也不失為一種很好的策略性交流。

3. 廣場

陳志建（台灣）+ 魂遊（香港）

金紫荊廣場，建於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自由廣場，紀念蔣中正遷都台北。這兩個地方對於當地都是具有時代性意義的地方。如今，兩地每天都迎接着熱情高漲的大陸遊客。

針孔攝像，每一次快門記錄着廣場不同時段的某個部分，最終形成的環場圖，展示了廣場一天的景象，「迷走在紀念那曾經一度的/或死而後生的榮譽地/統治的幽魂與觀光客遇着了」

「1+1」兩岸四地藝術交流計劃 香港巡迴展覽

時間：5月19日至6月12日 上午10時至下午8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查詢：2582 0200

籲政府設立交流專項基金

藝術關乎內容，也須關心市場。內地經濟社會迅速發展，香港各行各業陸續北上神州，藝術的交流也有着迫切的需要。梁展鋒指出，雖然香港的市場仍有自己的優勢，但北上交流勢在必行，希望政府能夠設立專項交流基金，為香港藝術家提供更多的北上交流機會，也讓內地了解香港藝術市場。

梁展鋒認為，香港藝術市場有自己獨特的優勢能夠吸引內地藝術家南下。香港的買賣市場較為活躍，如佳士得、蘇富比拍賣仍是亞洲活動的一個重點，吸引很多海外買家。其次，愈來愈多西方的畫廊會進駐香港，再進入內地，令香港藝術市場增加新的活力。但儘管吸引大陸的藝術家來港展覽增多，往往僅有作品展示，很少進入較深的交流階段。

而香港藝術界北上卻舉步維艱，「心境上一直是預備交流的，但機遇並不是想就有」。兩地交流的資源和平台缺乏，更沒有基金會的鼓勵，實踐上仍存在許多困難。梁展鋒指出，目前內地策展人主要還是透過大型展覽認識香港藝術家，但只有少部分香港藝術家會參與內地策展的展覽。一方面在因為香港藝術家比較少那種大議題、大文化作為基調，所以對大部分內地策展人來說，很難配合他要的主題。

他認為，目前內地一些藝術雜誌報道香港藝術發展的訊息變多了，說明內地對香港也愈來愈關注，但個人的資源有限，應當依靠政府或者機構的推動，希望政府有一些專項的補助，並出台一些指導性的制度，推動長遠持續的交流。「這類交流在經濟層面比較多，但在文化層面，尤其是藝術方面很少。」

子非魚 焉知查傳訥之樂

對於富人之後，自古有訓言：創業難，守業更難，但對於名人之後，不知又有何訓言？對於名人之女，更不知有何訓言？

報業家與小說家金庸（查良鏞）的幼女查傳訥最近舉行畫展，名稱是「子非余，焉知余之樂」，並以「人類眼中和魚族眼中的世情是否相同」為主題。生於書香世家的查傳訥，自小已喜愛夢境、幻想，相信三千世界，如同一寐，紅塵天眼，法相千般。據她表示，因為在街市中見到魚被困在魚缸中，所以就變換視角，藉畫作幻想魚眼中的世界，探討人類眼中的世界，與水族眼中的世情，當大家看過其畫作的名稱，或者可以領會一二，如《愉悅 憂鬱 奢華 儉樸 甚麼叫輕狂 甚麼叫求存 最終路也相同》、《時髦 守舊 沒有新鮮事 只有無知 愚智》、《繁拙的歲月 真正觸到他的心》、《那些年輕的痛苦 都淡忘了》等。

查傳訥在1963年生於香港，家中排行第四，父親查良鏞博士，著名武俠小說家及明報創辦人，而母親朱玫生前鼓勵她丹青習事，以畫娛己。她在1975年

拜水墨畫家丁衍庸為師，成為最年幼的入室弟子，學習國畫基本功，後來丁衍庸大師辭世後就無再拜師學藝，只閒來家鬧戲筆。1995年，跟隨同門師兄關紹彬學習工筆和大寫意，臨摹古人作品。2007年與陳楚文老師結緣，初涉足墨彩及油畫，到2009年參加陳楚文老師舉辦的西洋畫聯展，今年才正式舉辦個展。

童年時，查傳訥常問父親：「可以送一支能施予生命的魔法畫筆給我當生日禮物嗎？」其時尚在稚齡，只希望憑童話的一根魔杖繪造，而未始知藝術的遠航，俯仰日月，得失存乎一心。人的成長歷程都不一樣，所以沒有一模一樣的藝術家。每個人渴望的都不一樣，畫家希望突破極限，挑戰昨天的我，忍把浮生閒夢，轉化為理想中的悲憫靜雅之境。

查傳訥治畫用料，不限畫布，也延伸至木板和金屬，盛載冰海鮮的發泡膠盒及捕魚網，均點點成金，在所不棄。顏料方面，除一般塑膠彩或油彩，還交替使用日本本土的天然及人造顏粉，歐洲蛋



■幼女查傳訥（右）開畫展，父親查良鏞（中）當然親身支持，左為吳維昌醫生。

彩，亦涉嘗試，但求在探索中窺瞥天趣，得道與否，交付靈運之鐘，尚未可知。
在開幕禮中，除了父親查良鏞，還有其他名人前來支持，包括李純恩、吳維昌醫生等，而主持人指自己妒忌查傳訥，原因有三：一是查傳訥有個會講精彩故事的名人爸爸；二是查傳訥有支持她習畫並鼓勵她開辦作品展的好丈夫；三是查傳訥作畫觀察細緻，常有不尋常的藝術表達。

「子非余，焉知余之樂」畫展

展期：即日起至5月26日
地點：香港視覺藝術中心（香港堅尼地道7A）

藝術是屬於大眾欣賞的精品，不止少數人享有的奇珍。人選擇怎樣生活，本身已是藝術機緣，在流水般生命裡，相濡以沫，色空相忘於江湖，在刀俎鼎鑊的亂世，善惡無道，悲歡無常，人乎，魚乎？

查傳訥的畫展只賣畫冊，限量發售，扣除成本後，收益全數撥捐幫助香港貧窮弱聽小童，購買助聽器。

文：阿卡比



■查傳訥個展以「子非余，焉知余之樂」為主題。